

註陸宣公奏議

三







舊刊陸宣公奏議

三冊



言實人奏議卷之四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德宗於行宮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贊以為戰守之功賞資未行而遷移別庫則士卒怨望無復圖志乃上此奏帝悟即命去其榜

右臣聞作法於京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左昭四年鄭子產作

立賦庫罕曰作法於京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

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

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語出大戴禮王制篇云百乘之室不畜聚斂

之臣事見大戴禮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

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積之積

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

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為成之收之而不私

其有付物以道潔然忘情取之不為貪散之不為費以言年

體則博大以言學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

至尊而代有司之守庫萬乘以效匹夫之藏屬法失人誘姦

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

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婚乃言郡邑

貢賦所用盍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

乎天子以奉私求王銜傳云帝在位久妃御服玩脂澤之費日侈而橫與別賜不絕于時重取於左右

藏故缺迎帝旨歲進錢鉅億萬儲禁中以爲歲玄宗悅之新

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抵於茲治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貪悖

而入必悖而出大孝豈其明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

敦行約儉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大府而諸方曲獻不

入禁溝德宗生日四方貢獻皆不受李正己田清風肅然海



內不獲議者咸謂漢文却馬出馬指晉武焚裘之事咸寧四年大曆

同馬程據載復見於當今近以寇逆亂常變與外幸既

屬憂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由行殿忽觀

右廊之下榜列一庫之名懼然若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尚

梗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嘖嘖未息忠勤戰守之效賞賚

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以懷編撫軍情

或生缺望試詢候館之吏兼採道路之言果如所慮積憾已

甚或忿形謗譴或醜肆謔語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

是知吐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項

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

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

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

人不獲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朱此攻圍奉

資糧俱及時供御纔有勅米二斛每向賊休息夜絕人亦

外采充清而進之帝召公卿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茲危

首流涕期及死力故將士雖困志而銳氣不衰今者攻圍

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

貨於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

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

散豈其教鑿歟衆怒難任畜怨終世其患豈徒人散而已亦

將慮有締姦鼓亂干紀而強取者焉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為

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為心者人必啼而叛之故燕昭

築金臺天下稱其賢論語陽秋云李自古風有燕昭延郭隗

臺云昭王為郭隗殺紂作玉杯百代傳其態其子紂以謂家

者必不加於一蓋為人與為已殊也周文之圍百里時患



其尚小齊宣之圃四十里時病其大大蓋同利與專利異也

為人上者當辨察效理洒濯其心左襄二十一年成武也也聞之在上位

者酒醴其心以待人而後可以治人 奉三無私禮記孔子以壹有衆人或

率於是用刑然則官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

具也捨此不務而墮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一庫

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難

然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德以陛下天

姿英聖儻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為銜恩反過差為至

當促珍遺孽永垂鴻名易如轉規指顧可致然事有未可知

者但在陛下行與否耳能則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

此乃必定之理也願陛下慎之惜之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

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

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眾同欲是

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光給軍賞環異織羅一無上供

推赤心於其腹中武紀隆殊恩於其望外將卒慕陛下必信

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

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郡邑運行隆典整緝珍綱乘輿

有畫儀郡國有恒賦天子之貴宜當受貧是乃散其小儲而

成其大儲也捐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收美具行

之又何疑焉悛少失多廉費不敷漏近迷遠中人所非况乎

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親願效之至

**奉天論解蕭復狀**

本傳云復字彥初義之子也博學高才名節不  
通狎流俗志於奉天祥符中尚書門下  
章事宰相禮部尚書上或論議阿  
正帝為左右曰故因詔復九山南五淮湖南



嶺南等道宣折安慰使復為相方嚴敬嗚之意故  
居位重解致之本紀興元元年正月以兼復為山  
南東西荆湖南淮南浙江福建嶺南宣  
慰安撫使是贊奏錄上復竟不留也

右冀寧奉宣聖旨緣國家賦稅多出江淮既未收復京城恐  
遠路傳說過甚所以欲得遣一大臣往彼宣慰以安遠近之  
情初欲簡擇此使並先共宰相商量皆云蕭復又任江外刺  
史諳彼事宜又就宰相之中名望最重令其往彼宣慰人必  
望風悅服其時蕭復亦自見此商議更無異同朕猶不能自  
斷遂囑諸朝士般次對見一一親向說宣慰之意問其穩便  
已否皆云至要並無異詞朕所以更不疑惑已與擇得發日  
及其臨行從一等却論奏欲得且留蕭復憲宗建中四年以  
刑部尚書文部郎中劉從一為  
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頗有朝官上封事亦與從  
一等意同朕忽見此翻覆非常悵恨數日思量不測其故意

况必是蕭復計會遣其論奏蕭復又有何事苦欲得住其意  
深不可會卿比來諳此人性行否兼與朕子細思料若不肯  
去其意何在者蕭復往年曾任常州刺史臣其時寄住常州  
首尾二年閱其理行及到京邑亦與往來歲月滋深情意相  
得復之志性臣則備諳本是貴門又親親屬痛自恪勵慕為  
清貞矯枉太深時或過當論經義則以守死善道執心不回  
為本議人物則以魏元忠宋璟為師元忠初相武后有清直  
名璟剛直之前老而彌  
篤已之所行皆欲盡善故涉好名之累亦無應變之才用雖  
不周行則可保至如二三爽德翻覆挾茲復之為人必不至  
是安有親承計議退自變論私談官僚由令干說是同兒戲  
非近人情雖甚狂愚猶應不敢若稍恭慎固當不為况乃見  
稱名流獲踐清貴備股肱之任承渥澤之私何心何顏忍至



於此假令蕭後之意或欲逗留任其從一之徒寧肯附會臣  
緣自到行在常居禁中向外事情無聽都絕忽承顧問莫測  
端由陛下必欲研窮財理不為難察初舉蕭復充使本是從  
一等商量後請蕭復不行又是從一等論奏一矛一楯理必  
有歸或遣或留意將安在但垂青語敢面謾李而傳云謾  
蕭復若相為求則從一等何容為隱從一等儻自迴互則蕭  
復不當受疑陛下奚憐而不辯明乃直為此悵恨也夫明則  
罔或辯則罔免或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免莫痛於見疑而  
不獲辯是使情為相糝忠邪隳分茲實居上御下之要樞惟  
陛下留意不復辨也

奉天薦袁高等狀

袁高揚勉以上二人並裴謂曾任金孫咸曾任京周皓曾任

丹處曾任裴胃曾任杜造般亮李舟以上並何十幹姚南

仲陸淳沈既濟南開右臣近因奏對言及任人陛下累

數之才惘然憂見於色臣退而思省且喜且慙所喜者崇陛

下之求求賢明君致理之資也所慙者耻近侍不能薦士微

臣竊位之罪也輒自揣擇思舉所知猶懼鑿藏不明臣謹非

嘗反覆然枚未果上聞昨蒙宣示中書進擬量移官令臣審

音可否者因悟貶降之輩其中甚有可稱臣以素所請知兼

與公議此狀之內僅得十人狀所不該又有三四或因連累

左黜或遭讒忌外遷互有行能感者名跡真之清列皆謂良

材若但惟例量移及今仍舊出山固非陛下愛賢之意亦非

海內望理之心儻蒙特恩追赴行在試進訪接必有可觀錄

用其賢就其德流振奄求舊亦開大歡錄為陳庶備採擇



其餘美序遠近並具別狀以聞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右賊沈稽誅你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

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艾翦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帥老不

用諸師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本傳云懷光為朔方節度使

奔命自備洋絕河敗朱申於體泉將抵奉天又敗之於曾

中書令懷光為人疏而復謂言欲見上請誅

李相繼相爭把說帝令懷光乘勝追討

懷光進討懷光自以徑千里追討

懷光進討懷光自以徑千里追討

懷光進討懷光自以徑千里追討

懷光進討懷光自以徑千里追討

懷光進討懷光自以徑千里追討

懷光進討懷光自以徑千里追討

懷光進討懷光自以徑千里追討

懷光進討懷光自以徑千里追討

懷光進討懷光自以徑千里追討

懷光進討懷光自以徑千里追討

懷光進討懷光自以徑千里追討

懷光進討懷光自以徑千里追討

懷光進討懷光自以徑千里追討

懷光進討懷光自以徑千里追討

懷光進討懷光自以徑千里追討

懷光進討懷光自以徑千里追討

懷光進討懷光自以徑千里追討

懷光進討懷光自以徑千里追討



然言初奉使諭旨本緣糧賦不均以秦言神東兵於賜此方鎮獨厚衆皆以五言惟陛下裁如廣光欲展自前其軍則上死易被劫而遣使勸歸痛詔廣光令與展議懷光曰原陽不於軍何以申贊數師成二日公乃元帥軍政得乃止偶屬移軍事相請傳之展將軍作公所命懷光討案乃止會又幸懷光詭對且無阻絕之言誠宜合并若有繼贊一失其便後悔何追伏願聖聰速垂裁斷

**因** 奉天奏李建徽楊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右懷光常管節度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太強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群師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奸而怨其事多凌已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起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強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二

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危所切矣堪疚心太上消憊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此况乎事情已露禍萌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為其吞噬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戡兵素少慮為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為搗削在秦言

如逐鹿晉人用之諸仍先諭旨密使從裝詔書奉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无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六十年身秦康公送公子雍子晉趙宣子曰我若受秦三則實也不受施也既不受文而復變師秦將主心先人有奪人之心師夜起遂敗秦師疾雷不及掩耳者也疾雷不及掩耳天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於各有宜適當離者合之則刃亂



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聚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  
其要契其時然後然後然後然後然後然後然後然後然後然後  
肯為用聚將而罔能叶心自為鯨鯢者明正伐不敵其其  
辨而對之以為人戮於朝父留之不足以相制徒長厲  
階析之各競於擅能或建勳績事有少應斷無可疑解斷不  
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圖之李晟既  
備後後日廣光果并李廷機切惠

以前件事宜臣昨晚自行營迴面奉進止以臣所商量詳  
李晟移就城東灼然穩便但慮懷光不免悵望因此生詞  
轉難調息則不如不去令臣更審細思量奏來者臣以事  
機得失所繫安危千慮百思通夕忘寐誠以貪因循而不  
能矯失者終有大患勳馳而不出險者必無久安整

陳芻蕘惟所省擇謹奏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自發洋州已來累路百姓進獻果子胡瓜  
等雖其微細且有此心今擬各與散試官卿宜商量可否者  
伏以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唯功勳才德所宜  
處之非此一途不在賞典恒宜謹惜理不可輕若輕用之則  
是壞其公器而失其大柄也器壞則人將不重柄失則國無  
所持起端雖微流弊必大緣路所獻瓜果蓋是野人微情有  
之不足光聖猷無之不足虧至化量以錢帛為賜足彰行幸  
之恩饋獻酬官恐非公典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右欽淑齋中書所與進瓜果人擬官狀示臣仍奉宣聖旨朕



所到處欲得人心喜悅試官虛名無損於事宰臣已商臣進  
擬與亦無効者臣愚以謂信賞必罰霸王之資輕爵重刑哀  
亂之漸信賞在功無不報必罰在罪無不懲非功而獲爵則  
爵輕非罪而肆刑則刑輕爵賞刑罰國之大綱一綱或替萬  
目皆弛雖有善理末如之何天寶季年變倖傾國爵以情授  
賞以寵加天下蕩然紀綱始紊逆羯乘釁遂亂中原遣戍歲  
增策勳日廣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與焉職官不足  
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  
皂安祿山反肅宗力用兵征討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  
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  
將軍下至中郎郎將聽臨事任各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  
爵有至異姓王者諸軍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  
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輕而貨重大將軍告  
身一備縷易一爵足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  
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職役重猶無辨浮濇不分二紀于茲

莫之能整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賞之猶恐不重若又自  
棄將何勸人聖旨以為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臣伏恐陛下思  
之未孰獨有是言儻或謂之信然臣竊以為過矣夫立國之  
道惟義與權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為重利近  
實而於德為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者則存乎其義至於  
參虛實揣輕重並行而不傷迭用而不悖因衆之欲度時之  
宜消息盈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濟之以  
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謾而人  
情不趨故國家之制賞典錫貨財賦秩廩所以彰實也差品  
列異服章所以飾虛也居上者必明其義達其變相須以為  
表裏使人日用而不知則為國之權得矣謹按命秩之載于  
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勳官焉有爵號焉百官志云云



雖以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後俸者唯繫於職事之  
 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  
 其勲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馭崇貴  
 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致  
 人不瀆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令之負外試官頗同勳  
 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自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則  
 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效者又以是酬之其為用也可謂重  
 矣今或捧瓜一器擊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突銛  
 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  
 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瓜果草木也視  
 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且負外試官無俸祿之資無攝管之  
 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優唯假空名以籠浮俗浮俗所以  
 若存若亡而未其厭棄者徒以上之所惜耳今陛下若又輕  
 用之以為無損於事人寤斯旨復何賴焉後之立功為用為  
 賞陛下若欲賞之以職事則官負有限而勳伐無窮固不勝  
 其用矣陛下若欲賞之以貨財則人力已殫而帑藏皆匱固  
 不充其費矣既未有實利以崇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  
 藉焉何以為國且植瓜種果多是野人貧者所資唯在衣食  
 假以冗號亦奚用焉必欲使之歡欣不如厚賞錢帛人不失  
 利國不失權各得所宜兩全其賢何有不可固傷大猷願留  
 睿思更少詳度

與元論解姜公輔狀

本傳云公輔素自高持德宗幸奉天擢為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從梁長女唐安公主適  
 其甚切



儉以爲軍田帝怒其責自欲罷公輔故贊  
力救解之帝終不聽遂下遷太子左庶子

右欽淑奉宣聖旨緣唐安公主喪亡不可向此間遷厝權令  
造一塔安置待收復京城即擬將歸以禮葬送所造塔役功  
費用亦其微小都不合是宰相所論之事姜公輔忽者表奏  
都無道理但欲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朕本技擢將爲腹心今  
却如此豈不負朕至深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公輔頃在翰  
林與臣久同職任臣今據理辯直則涉於私黨之嫌希旨順  
誠則違於匡輔之義涉嫌止貽於身患違義實玷於君恩徇  
身忘君臣之耻也別嫌獎義主之明也臣今不敢冒行所耻  
亦願陛下明聖而鑒焉古語有之順旨者愛所由來逆意者  
惡所從至故人臣宜事順旨而避逆意非忘家爲國捐身成  
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是以哲后興王

知其若此求諫如不及納善如轉圜諒直者嘉之訐犯者義  
之愚淺者恕之狂誕者容之仍慮驕汰之易滋而忠實之不  
聞也於是置敢諫之鼓古曰鼓願諫者則擊其鼓又植告善  
之旌垂戒慎之輅立司過之士即記過猶懼其未也又設官  
制以言爲常由是有史爲書賢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  
傳言庶人謗尚恐其怠也每歲孟春適人以木鐸徇于路而  
振警之官而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然非  
明智不能招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其智彌大求  
過則其德彌光唯衰亂之朝闇惑之主則必諱其過行恣其  
直言以阿諛爲納忠以諫諍爲揚惡然謔溢於下國而耳不  
欲聞腥德達于上天而心不求悟近乎顛覆猶未知非情之  
昏迷乃至於是故明者廢納以成德闇者獨用而敗身成敗



之途千古相襲與敗同轍者固不覆與成同軌者固不昌以  
陛下日月之明江海之量自當矯夏癸殷辛拒諫飾非之愚  
協大禹成湯拜言改過之誠矧又時運方屯物情猶鬱乃是  
陛下握髮吐哺之日宵衣旰食之辰士無賢愚咸宜錄用言  
無小大皆務招延固不可復有忤逆之嫌甘辛之忌也夫君  
人者以衆智爲智以衆心爲心恒恐一夫不盡其情一事不  
得其理孜孜訪納唯善是求豈從諫六沸而已哉乃至求諂  
言聽輿誦封菲不以下體而不採故英華靡遺芻蕘不以賤  
品而不詢故幽隱必達今公輔官在諫議任居宰衡獻替彌  
綸乃其職分比於芻蕘封菲豈不優而且重哉此理之常矣  
足怪也縱使引喻非當不猶愈於輿誦乎矯激過深不猶愈  
於諂言乎晉文聽輿人之誦而霸業興左傳二十一 虞舜設誅

誘之木而帝德廣斯實聖賢之高蹈陛下何疾焉聖旨又以  
造塔設費微小非宰臣所論之事下臣愚慙竊謂不然當問  
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若造塔爲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  
若造塔爲非費雖小而言者何罪夫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  
萌故君子慎初聖人存戒知幾者所貴乎不遠而復制理者  
必在於未亂之前本立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  
微而弼之乃其職也消消不遏終變桑田澹澹靡除卒燎原  
野流煽已甚禍災已成雖欲救之固無及矣書曰不矜細行  
終累大德易曰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也以小惡爲無  
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然則小之不  
可不慎也如此陛下安得使之勿論平虞書載咎繇之言曰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慎也業業危也幾者動之微



也唐虞之際主聖臣賢庶績咸熙昔也邦已協而猶上下相戒

既慎且危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

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舜之為君始作漆器羣臣固爭

堅其為費也蓋寡然猶相繼諷諫者豈不欲杜其漸而慎其

初歟是知君臣之間義同一體事罔大小相須而成故舜命

其臣曰作朕股肱耳目夫股肱之奉於元首不以煩細而闕

於運行耳目之助於心靈不以公微而廢於視聽是以臣子

之於君父也盡其敬而敬焉盡其愛而愛焉敬則願極於尊

榮愛則懼陷於過惡萬邦勳獻莫不皆然而况位列朝廷任

當輔弼主辱與辱主安與安此而不言誰復言者禮曰近而

不諫則尸利也表記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若宰相者可謂近矣事或乖誤

得無諫乎武丁賢君也傳說賢相也而武丁引金作礪以命

其相說傅喻木從繩以戒其君是則輔弼之任匡救攸屬巨

細之事悉宜盡規陛下所言役費微小非宰相所論之事又

謂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此誠異乎愚臣之所聞是以願披肺

腸而不敢自默者也若以諫諍為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

罪於哲王若以諫諍為取名則屈躬之臣不應垂訓於聖典

獻替列職竟使奚為左右有人復將焉用臣竊謂指過以示

直固不如改過以見稱進諫以取名固不如納諫之為美假

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

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

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儻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

之譏黜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是乃掩已過而

良傳上問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云云咸謂非宜漆器之為用也甚



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太矣一獲一失可不慎乎伏願嘉許旨之忠祛逆耳之吝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參校庶臻至理且亮微誠

陸深言公奏議卷之四



莊陸宣公奏議卷之五

又答論議公輔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省卿所奏公輔事宜雖甚知卿盡忠然似未會朕意朕意公輔才行其宰相都不相當在奉天時早欲停罷後因公輔辭退朕已對面許訖尋屬懷光背叛李懷光遂且因循容到山南公輔知朕必擬移改所以固論造塔事實直取名據此用心豈是良善朕所以惆悵者祇緣如此卿今疑朕不能納諫殊乖本意者臣以懇執務在朴忠惟理而言有懷必盡實意玄妙非凡所規如臣懵昧之材且愚者同之志奏報大旨宜其固然所冀錄微款而終至愚實天下幸甚古人有言曰明主者可以理奪魏志許允為吏部郎又曰主聖則臣直韓愈德宗

直不固上虧至化罪莫大焉輒復據直道而理其前惟性下留意唯臣竊以須臾萬幾必先虛其心鏡鑑羣情必先誠其意蓋以心不虛則物或見阻意不誠則人皆可疑阻於物者物亦阻焉疑於人者人亦疑焉竊物阻之兆人疑之將欲惑人心致於和乎盡物理使無紕繆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也則向曰無乃愈踈乎孔子曰不遷怒不憶不信豈非懼於肆情逞憾以至于失中違道者哉臣之區區志欲臣輔是以前者奏疏願陛下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參校庶臻至理且亮微誠今陛下以素欲廢罷公輔之心而謂其所行皆非良善則是遷怒而積憤之氣未平也陛下揣公輔知必移改之意而謂其所言皆欲取名



則是不億不信而逆詐之情未弭也逆詐未弭積憤未平固  
宜公輔獲矣於書疑下臣見尤於乖意謂之至當則或不然  
夫臣之獻言以助理也君之求諫以弼違也言苟助理何必  
以人而廢言諫苟弼違何必責意而拒諫若彼言無足用意  
雖善而奚為諫有可從人雖咎而寧捨古先聖王所以採封  
非詢芻蕘傳謗言用仇怨急於聽納乃至於斯其意無他惟  
義所在願陛下不以憎嫌而遺其片善不務精察而謂之大  
明忠言者利於行家語云六而拂於情唯計慮至熟乃能無忤  
幸紆宸鑒更審所宜



與元論請優將曲環所領將士狀

本傳云環州人德宗初吐蕃寇劍南詔環以部  
兵五千馳救虜遂破走威名大振環所領一軍  
多由雜善卒時方在陳許正當賊備孤  
無所畏其為賊所乘遂上此奏

右曲環所領一軍悉是朱泚部曲或頃在鳳翔所管或本從  
河朔同來後因汴宋用兵權抽赴彼應援所以行營將士猶  
舉幽離為名公之元兇乃其舊帥歧下則楚琳助亂鳳翔節  
度平章事張勳不習軍事聞上在奉天欲迎大駕後營將李楚  
琳同帝奔於益日不夫楚琳必為亂首益命楚琳出心  
計夜與其黨作亂益能城走賊追及殺之楚琳自為節度  
使降于朱泚泚州刺史郝通奔于楚琳自為節度使  
門則朱泚黨效益能節度使朱滔與魏傳田悅鎮冀王武  
此偏師漂然河上其營幕則寄于他土其家屬則陷于匪人  
又屬汴路殘虞浚城陷糧餉絕資裝以殫士卒常情固  
難安處是宜潰歸舊管否則散適樂郊而曲環撫之悉無離  
叛孤軍自守亦不尚從必危能安聞誰輒赴甚推齊肅累著  
功勳近日將帥之中罕有如環之比考其才節絕有過人但



緣難寓多時窮隨轉其蘇陳章奏言極酸辛告急朝廷則力  
未能救求哀郡府則人莫見憂覽其辭情可為流涕若失於  
應接則終以危亡良將義徒實在深惜願陛下不以常人遇  
之不以常事遣之方公勢可相資唯有江左完實恐須密勅  
韓滉切令賄恤此軍本傳人源為鎮海軍節度使帝在奉天  
韓滉切令賄恤此軍及為節度使不絕貞元元年遷沂州  
韓滉切令賄恤此軍器中衣糧使周用因賜劉洽手詔亦委加  
意保持合即石符也時為林宋節度使與  
若得自存必有成  
績非親誰無以表特操非英聖不能全異才有功見知人必  
流勸臣不勝區區為國憂善極危之意

與元論解肅復狀

右欽命肅復表示臣兼奉宣聖旨朕比緣李懷光竟在權  
臣就武迴避山南既與京畿接斥指麾兵馬日望收城公

一謂從一亦甚驚怪不知事由肅復奏事官李元狀

實有肅復表中意趣則肅復者臣伏觀其表兼稱其情益

以遠路傳聞事多失實大臣獻納務且竭誠雖有過當之實

又中策但宜切用不足為尤何則駐蹕奉天逆難已其

撫忽聞變故寧兒驚憂梁岷之間窮隘特甚輦輓收止資

實難九在慈主之誠各懷後后之志是以延賞奉迎於西

韓滉望幸於東吳本傳云滉為鎮海軍節度使帝在奉天  
滉望幸於東吳本傳云滉為鎮海軍節度使帝在奉天  
滉望幸於東吳本傳云滉為鎮海軍節度使帝在奉天

韓滉望幸於東吳



古今之通禮蕭復所請亦類於此。事雖非正意，則可恕。李充  
頃任御史，臣嘗與之同僚。其人是故福建觀察使李衡之男，  
共承昭勞，從已遠，才頗通敏，性亦溫恭。宗族之中，足稱佳器。  
伏愿更廣詢訪，方驗臣言不誣。

又答論蕭復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卿所奏蕭復事，朕已具悉。假使更無別意，  
終是不識事，且更令巡行諸道，轉恐事多乖失。緣去醇年老，  
今欲除蕭復為福建觀察使，便令赴任去就，亦應得所。卿意  
以為何如者？伏以將相之任，所委皆崇中外，迭居亦是常理。  
然若臣有禮進退，不可以不全理體。有宜本末，不可以不  
慎。與以都邑，駕通郊外，固下悔征賦之殷，繁念黎元之困，  
其行志宜深示憫憐，特遣大臣普詢疾苦，本朝選用，將海廣  
爾是情願，願自望。事公若未終前，命遷授，蕭則是情願，  
將布而復收，漢汗已盡，而中廢事，既失望人，何以觀助？以進  
退之禮不全，本末之直不稱，謂為得所。臣實疑之，備慮如事  
事乃不欲，隨留在外，則當諭以詔旨，述其歸程，遠近巡歷，  
周但令副使分往，待其復命，親訪物情，革弊垂恩，用符德號。  
使務既畢，能否益彰，徐擇所宜，以圖進退。其於事體，允乎朕  
中。

與元訪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德宗皇帝從賊中來，行在官恐有姦計，費謂令使  
官關來赴行在者，當量加恩賞，宜可復情，懇拘囚  
乃此奏

右欽淑奉宣聖旨，近日往往有卑官從山北來，皆稱自京城  
偷路奔赴行在大都，此輩多非良善，有一邢建論說賊中體



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是窺覘今且令留在一處安置如  
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根尋恐有姦計卿宜商量如何穩便  
者臣伏以任摠百揆者與一職之守不同富有萬國者與百  
揆之軀復異蓋尊領具要卑主其詳尊尚恢弘卑務近細是  
以練數小事糾察微姦此有司之守也維御萬樞選建庶長  
摠綱而衆目咸舉明邇而擊方自通此大臣之任也愚智兼  
納洪纖竊遺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垂流輝續而黜其聰察匿  
瑕藏疾而務於包含左道十五年不示威而人畏  
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月此天子之德也以卑而  
僭用尊道則職廢于下以尊而降代卑職則德喪于上職廢  
則事不舉德喪則人不歸事不舉者弊雖切而患輕人不歸  
者費以微而禍重茲道得失所關興亡知宇宙之大不可以

耳目周故清其無為之心而觀物之自為也知億兆之多不  
可以智力勝故養其至誠之意而感人之不誠也異於是者  
乃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  
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故宣尼述陶唐之盛曰  
惟夫為大唯堯則之周詩美文王之德曰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足言覆育萬物渾然大同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項  
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坑之項公其  
於防虞亦已其矣漢高懿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  
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  
誠其効固不同也秦皇嚴衛雄猜而荆軻奮其陰計軻欲為  
丹刺秦王取燕地圖奏之圖窮而匕首光武寬容博厚而馬  
援輸其財  
本傳云魏晉後援奉書誰陽援曰天下反覆盜  
各字者不可  
今見陛下  
大度同符



祖乃知帝王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自有真此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讎化為心膂有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為仇讐有矣臣故曰茲道得失所關與亡伏惟陛下睿哲文思光被四表孝友勤儉行高百王然猶化未大同俗未至理者良以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區之意謀吞衆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東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善者憂於見疑著勲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攻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兵連于外變起于內歲律未半乘輿再遷國家艱屯古未嘗有以陛下至聖之德而遇茲殷憂之期天其或者欲大啓睿心做小失而崇不業耳臣謂陛下當奉若天意追咎已然凡所致寇

之由悉已詳知其故將革前弊以消羣疑今承德音尚襲流誤若未悔禍何由弭災臣獲蒙過知又辱下問若務順旨是為欺天庸敢指陳庶裨闕漏往歲初舊師旅四征不庭義烈之徒人思自効捨逆歸欵者繼獻于闕下陳謀諫失者爭詣于禁門陛下能於此時乘軍氣之方雄因人心之願盡輟沐浴嘔肅虛襟坦懷海納風行不疑不帶功者報之義者旌之直者獎之才者任之其或有志而無補於時敢言而不當其理亦必恕其妄作錄其善心率皆優容以禮進退如此則海內風靡翕然歸心賢愚咸懷小大畢力最爾兇醜曾何足平臣固知久已理安無奉天之幸矣其所以孕禍胎而索義氣者在乎獨斷宸慮專任睿明降附者意其窺覲輸誠者謂其遊說論官軍撓敗者猜其狡姦毀沮陳兇黨強狡者疑其為賊



張...討者防其漏言進諫者憚其宣謗凡此之類悉貽聖  
慮咸使拘留謂之安置或詰責而責於客省或勞勩而延於  
紫庭雖阿獎頓置其辭然於圈閉一也既杜出入勢同銜軍  
解釋無期死生莫測守護且峻家私不通一遭繫維動歷年  
歲想其痛憤何可勝言由是歸化漸稀而上封殆絕矣徇義  
之心既阻脅從之黨彌堅而貴近之臣往來之使希望風旨  
詭辭取容唯揣樂聞不憂失實咸言聖謀深遠策略如神小  
寇孤危滅亡無日陛下急於誅惡皆謂其事信然窮兵竭財  
坐待平一人心轉潰寇亂愈滋遂致較下生戎宮闈不守儻  
陛下能於此際遽敷大號謝過萬方叙忠良見忌之冤而舉  
其尤鯁亮者加之厚秩糾阿諛不實之罪而數其極姦妄者  
處之大刑賞罰既明忠邪畢辨以此臨下誰敢不誠以此懷

人何有不服過而能改亂亦逆安臣固知尋復京師必無梁

岷之遊矣陛下既關慎于始又失圖于中收之西隅唯在茲

日馮異傳云可謂失豈可復使一事絀繆一言過差哉今賊

此未平懷光繼叛都邑城關劫偷迭居魏公入烏

漢倫狀如猛龍首食人德宗幸奉天朱此入居前發

歲豺狼雜處朝廷僻介於遠郡道路緣歷於連山杖策從君

其能有幾推心降接猶恐未多稍不禮焉固不來矣若又就

加猜劾且復囚拘使反者得辭來者懷懼則天下有心之士

安敢復言忠義哉如胎不傷鳳方至魚鼈咸若龜龍乃遊

蓋悅近者來遠之資懷小者致大之術也籍料邢建等輩必  
非助逆之徒假如過有張皇跡涉疑似亦望於愚惜休張法  
裕人並量器能隨事甄賞武者指之於戎伍文者付之於筆



則或除諸道一官或委諸使錄用就其常分各稍加恩古人  
 有言撫我則后虐我則備夷澤所及諷勸乃歸流聞四方孰  
 不欣戴昔趙殺鳴犢聖人較行於世孔子世家孔子既不得用  
 而聞實鳴犢之死也臨河而哭燕尊郭瑰賢士繼往燕昭  
 乃還身乎由卿作為陳操以哀之燕尊郭瑰賢士繼往燕昭  
 王甲身厚幣以相資者郭熙曰王必欲致士先從瑰始况賢  
 於瑰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瑰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  
 自魏往郭自趙往自齊往况乎天子所作天下式瞻一言阻物則天  
 下莫不自疑一事恤人則天下莫不同悅固不可以小失為  
 無損而不悔亦不可以小善為無益而不行小猶慎之知又  
 非小願陛下惟事無大小皆以覆車之轍為戒實宗社無疆  
 之休



興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迴歸狀

澤城奏尚結贊娶為共取長安既而不至聞其衆  
 以疾已別去去上以李晟與城兵少欲倚之共復  
 京城聞其去甚憂之以可費以吐蕃貪  
 較有善无益者其引去矣可欣賀乃上此奏

右欽叙奉宣聖旨適得澤城奏比日尚結贊頗使人計會擬  
 自領兵馬尅期同收京城緣春來蕃軍多有疾疫近得探報  
 尚結贊等並抽兵退歸不知遠近朕意緣吐蕃士馬強甚又  
 以和好之義自請將兵助國討賊朝夕望其成功今忽抽歸  
 其失準擬澤城李晟等諸軍兵馬並不至絕多若無蕃軍應  
 援深慮被賊衝突卿試料量事勢如何者臣質性蠢昧不習  
 兵機但以人情揆之時亦偶有所得自承此旨欣賀實深竊  
 謂蕃戎退歸乃是社稷遐福昨日已附欽叙口奏訖伏恐未  
 盡愚款尚勞聖憂謹復披陳庶解疑結彼吐蕃者犬羊同類  
 孤鼠為心貪而多防狡而無耻威之不格撫之不懷雖或時



有感其大抵常為邊患陰詐難御特其甚謂夷陛下但舉寔定

已來近事準之則戒心難知固可明矣頃者方靖中夏未遑

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從

多翻覆靡定託因細事噴有煩言首尾凡歷四年要約竟未

堅決立碑纒畢復請改移吐蕃傳德宗即位累與吐蕃通使

論奔羅兵破此將韓旻于武亭川初與虜約得長安以涇靈

四州界之會大疲虜執引去及此平責先約求地帝止償帛

未償乃來又獲碑作疆場不明故行境上其反覆如此精矯

多端於斯可驗逮至盜驚都邑駕幸郊畿結贊摠戎在邊因

請將兵赴難陛下推誠允迪厚賂招徠逗留持疑竟不時進

無濟討除之用但攜將帥之心懷光遽至猖狂每頗由茲促

禍及息與再駕移蹕漢中陛下猶望蕃兵以寧內難親倚之

情彌望之屈就之事亦多豺狼野心曾不知感翻受朱泚信使

意在觀變推移頻與諸軍尅期至時皆不赴會致令羣帥進

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躡欲待之合勢則苦其

失信稽延既茲且驕曷望成績非唯變態難測且又妨擾實

深戎若未歸寇終不滅臣請復為陛下根本其說則人情物

理昭然皆可得而察焉向者謀誘蕃兵本是使臣失策陛下

急於戡亂嘉彼効誠唯恐後時不暇詳議遽降優詔促令進

軍遠近聞之莫不危駭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慮蕃戎之

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怨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

蕃戎之勝不死則悉遺之擒之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為

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不

得不堅意我之師堅寇之衆心變詐復未可量以此益兵

但招其損耳以此靖國適具亂再一昨蕃戎未退臣又



有過憂流聞結贊好謀

吐蕃傳 贊為大相平涼之盟謀附

唐大將渾瑊賊馬遂李晟

果如所料其有謀可怖

祭乘賊此窮蹙之時輕犯近郊

非虛邑耀兵牧馬不却不

前外奉國家內通兇逆兩時誘

月之勢俱納贈遺之資受觀

戰爭坐乘其弊如此則王師不

得伐叛悉黎不得寧居賊必

耗亡我亦困竭京向所有勢無

子遺千里丘墟得將安用是

乃戎有萬全之利我有不測之

危臣所以痛心傷神書數夕

惕者慮其意及於此也所賴天

奪其冕神降之災觀機若瞋

通厲自道實莫宮悔禍之應列

聖垂祐之期廓清妖氛慶必

非遠何以知其然也且賊此之

亂始於某兵因徵役之繁興

乘衛禁之糊備誘弱羣慝遂謀

大姦逆天僭君躬肆攻逼凡

有血氣皆知恠嗟矧伊忠良孰

不痛憤獨惡無與何能久存

加以聖德日新以過不吝布革

弊之詔弘恤隱之懷天下黎

元翕然遷善易心改觀厭亂思

安和風既揚昏殺自斂蠹茲

狂悖久合殲夷頃屬懷光昏迷

緩師養寇吐蕃于撓生事惑

人故使義士無施厲階猶梗今

懷光別保清淨與朱此稍稍

背無患城晟諸帥才力得伸又

各士馬非多資糧向竭若不

降賊即須建功此輩寵任已崇

貴位已極建功則寵增而位

固降賊則名辱而身危况賊之

兇愚滅亡可必賊之孤劣窮

撲非難孰肯捨固而就危違寵

而從屢棄垂成之業臣將滅

之虜哉既牽於利害之情理不

同惡又迫於軍乏之急勢難

久居勢里相驅安能無戰渾城

統載休頗韓游環乘其西北

李晟率駱元光尚可孤攻其東

南同病相資自當合力但願



陛下慎於撫接以奮起忠勇之心勤於砥礪以昭蘇遠近之  
望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尚眷眷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  
之情也臣愚不任懇悃之至

**六**

興元奏請許渾城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德宗復遣使謂贊曰知言吐蕃甚善然城長諸軍當設規畫令其進取卿宜審細條疏以聞贊以爲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不若假以便宜待以殊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乃上此奏

右欽淑奉宣聖旨省卿所奏審軍退歸及關中躰勢理皆切  
當其慰朕懷然渾城李晟等諸軍須有商量規畫令其進取  
朕見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速奏來者臣聞將貴專謀  
兵以奇勝軍機迭制則失交戎帥果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  
君選將而任分之於閫警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  
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勳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

一  
一

立其於委任之躰豈不博哉其於責成之利豈不精哉  
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艱成大業者由此道也其或疑於委  
任以制斷由已爲大權昧於責成以指麾順旨爲良將鋒鏑  
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  
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  
敗君之衆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  
志其於分畫之道豈不兩傷哉其於經綸之術豈不都謬哉  
自昔帝王之所以長亂繫刑喪師廢國者由此道也茲道得  
失兵家大樞當令事宜所繫尤切蓋以寇盜充斥乘輿播遷  
人心有觀變之搖王室無自固之重秦梁廻繚千里而遙臨  
之以威則力勢不制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書  
教諭羣帥事無大小悉爲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



物見人情  
熟知  
事  
好學  
相善  
外  
有  
之  
字  
相  
之  
上

邊運速率乘聖謀豈皆樂於違忤哉亦由傳聞與指實不同  
懸筭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干命者陛下能  
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未能也陛下復能奪其兵  
而易置將帥乎臣亦恐未能也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  
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抵勞費慮匪唯無益其損實多  
何則時方艱屯下凌上替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皆自謂  
勲業由已義烈發心安於專行病於羈制陛下宜府徇斯意  
因而委之遂其所安護其所病救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  
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開言所賜  
詔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  
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成  
其勢當令智者騁謀勇者奮力小大成極其分賢愚各適其  
懷將自効忠兵自樂戰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  
氣何啻百倍哉夫君上之權特異臣下者唯不自用乃能用  
人其要在順於物情其契在通於時變今之要契頗具於茲  
儻蒙究思哉有可取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五









